

感知美的沉浸式体验

武汉很大。因为工作生活的半径均在江北汉口，偶过江，也是来去匆匆。东湖游过，绿道行过，却也难知其全貌。诗人华姿说：“东湖绿道最美，不接受反驳。”她的底气感染了我，我也想东湖骑行去了。

华姿是以骑行者的视角描绘东湖绿道的，她笔下的东湖绿道，绝非简单的“山水路桥”的拼贴。它因四季更迭而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：春日樱花似云，夏日荷叶连天，秋日彩叶如火，冬日雪原静谧；它因地形起伏制造出来的惊喜：磨山南麓弯道、郊野道下坡、银河桥夕阳，每一处设计都暗合自然的韵律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容纳了人与自然的互动——骑行者的喘息，清洁工的清扫、鹭鸟的振翅，共同构成一个鲜活的生态场域。当人以“身体在场”的方式融入自然时，获

得的不仅是景观的欣赏，更是一种生命与自然同频共振的沉浸式体验。这种体验，远非车窗外的掠影或屏幕上的点赞所能替代。

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我想起汉字之美，闲时喜欢握着毛笔写字，感受汉字的魅力。数字时代，汉字沦为屏幕符号，其形、音、义的三维美感被扁平化；而毛笔书写时，笔锋的提按、墨色的浓淡、纸张的纹理，共同激活汉字的“生命基因”。正如东湖绿道需要骑行者的脚步唤醒，汉语之美亦需书写者的“身体在场”来复现。

“东湖的美是独立存在的，它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赞美或骑行而存在。”但反过来看，人的体验何尝不是自然的一部分？当骑行者的汗水滴入泥土，当清洁工的扫帚拂过落叶，当诗人的笔尖触碰纸面，自然与人正在完成一场无声的对话。（周璐）

责编：周璐 美编：陈昌 版式：殷莉莉 审核：郑清衡

火车快开

□别鸣

一

多年以来，每当我搭乘列车，穿越鄂西的崇山峻岭时，总会想起我少年时代无数次擦身而过的——那三座巨大的黥黑铁路桥墩。

在我的香溪故乡，人们大多不知这些桥墩的来历，它们如天外来物般兀然高耸，每座都有五层楼高，左右呈梯形，中间椭圆状，顶部空落落不见铁轨，在鹅卵石遍布的河畔，呈平行阵列，与方圆山河道路毫无关联，孤立无援。

它们就在我家红砖房的门前坎下，我背书包走下山坡，来往学校路途，日日与这三座桥墩相遇。春季，旁边玉米地里，翠绿的秆叶密密摇曳，将古老桥墩掩映其中，在月光下低唱；夏季，香溪在瓢泼大雨猛灌下暴涨，浊黄激流挟带浮木，不断撞击桥墩，发出巨兽般吼鸣；秋季，弥天大雾笼罩之下，清冽溪水发出叮咚脆响，在雾气间隙我窥见桥墩底部浅潭里，涌出百多条褐色水蛇，昂首骑住浪花，不断起伏，往下游迁徙；冬季，白雪皑皑封住大山溪流，桥墩高处披挂无数剑戟般冰凌，锋锐空中倒悬，不时发出巨响，随即断裂，直插冰冻潭面。

起初，我和同路孩童不知它们是何物，觉得酷似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日寇炮楼，大呼小叫其为鬼子楼，结果被老师严厉批评：当年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拼死狙击，日寇被牢牢挡在长江三峡南津关，未再能往前侵略半步，离南津关不远的香溪故乡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日本鬼子，哪里来的鬼子炮楼？我们忍不住反问老师，那它们究竟什么来历？老师沉吟再三，回答说，看着像是铁路桥墩，到底怎么来的，那得去问问老人们。

我的香溪故乡，位于长江三峡岸边，大巴山脉连绵如云，唐代诗人李白吟诵《上三峡》：“巫山夹青天，巴水流若兹；巴水忽可尽，青天无到时。”直言此地山高水远路难行。从香溪故乡赴最近的城市宜昌，当时坐江船需要六个小时左右，坐长途客车一度需要八个小时。三座孤零零的桥墩，意味着这峡江大山之处，竟然有通过铁路的可能，我们曾经有望坐上轰隆隆飞驰的火车？

待到过年团聚时，在县城公路段宿舍，我缠住病休的祖父，他大半辈子带领工人修建了全县的公路桥梁。祖父端起他的大搪瓷缸，浅啜一口林擒茶，告诉我：“那三座铁路桥墩，应该接近一百岁了，我也没见到它的修筑过程呢，它们是川汉铁路的一部分，但是没有修成。”我惊讶地问：“川汉铁路？是从四川到武汉的火车？会到我们香溪经过？”祖父说：“是啊，只修筑了我们这周围沿线一部分，中途停工，日久天长，就废弃了，很可惜呀。”

我再三刨根问底，祖父到公路段设计室查询半日，借来厚厚一沓泛黄资料，手指上面的油印字迹，一句一句读给我听——

1906年，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奏请修建粤汉铁路的同时，启动了川汉铁路的修建。川汉铁路计划东起湖北汉口，途经宜昌、重庆，抵达四川成都，设计全长4000里。

1906年7月，在湖北宜昌成立了川汉铁路驻宜公司，专门负责宜昌至万县段的建设工作。1907年，铁路专家詹天佑受聘担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。1907年10月28日，2000多名铁路建设者齐聚宜昌铁路坝，举行了川汉铁路开工典礼。

最初开工路线：由宜昌起，经宋家嘴、雾渡河、大峡口、香溪而归州，全段约一百六十公里。数万名来自北方的修路工人及其家属涌入宜昌，宜昌城因此人气满溢，市面繁荣。

我听见川汉铁路沿线这些熟悉的地名，更加好奇，进而惋惜：“来了这么多工人，为什么没赶紧修好？要是当时修好了，我们出门就可以坐火车了。”

祖父叹息不已，继续念下去：“当时清政府积弱积贫，西方列强趁机掠夺，引发保路运动，直接导致辛亥革命总爆发，川汉铁路宣告破产，川汉铁路驻宜公司解散，所有的工程物资转移到粤汉铁路使用，已修建5年的宜昌段铁路，只留下了遗迹。”

我还想缠住祖父问，祖父手摸满头白发，说：“说起修铁路，你爸爸倒是有些经验，你去问问看。”

二

我的父亲是个穿白大褂的医生，乍看上去与修铁路之间八竿子打不着，听了祖父的话，我半信半疑。我三番五次问父亲，修铁路是咋回事？父亲总是答非所问，转移话题。

直到放暑假，父亲带我去香溪游泳泡澡，清澈溪水涤荡去了白日燥气。月光如纱般笼罩，周遭虫鸣盈耳，那三座铁路桥墩缄默如初，如巨碑顶天立地。倚靠巨碑之下，父亲和我各穿蓝布短裤，卧在从家带来的竹席上，我仰望桥墩，翻身身体，躺不安生。父亲不堪其扰，说只要我躺好不折腾，就给我讲修铁路的往事。

父亲问我，听说过焦枝铁路么？我摇摇头，反问：“这也是一条从我们家门口经过的铁路？”父亲说：“到宜昌不算远，离我们这里可就还远得很。”

父亲说，焦枝铁路横跨河南、湖北两省，全长近千公里，这条铁路只用了短短八个月就建成通车。这样的工程速度，在我们国家建设史上，都是令人咋舌的“奇迹”。

焦枝铁路北起河南焦作月山站，跨越黄河后沿太行山南麓经洛阳、南阳进入湖北，穿越武当山余脉，抵达长江北岸的枝城港。1969年11月动工建设，采用民兵师建制开展施工，河南动员48.41万民兵，湖北组织施工力量89.75万人。我的父亲就是这百万民兵中的一员。

父亲回忆，他们拉着木板车将一座座小山推平移走，他们靠肩扛手抱将一段段铁轨安放到位，冬天馒头冻成冰疙瘩，磕着牙硬吞，夏天蚊蝇大得像蜻蜓，成



东湖绿道(水彩画)

张敏耀 作

2024年2月至7月，我在大湾区的南沙湾小住。这期间，或早或晚，或晴天或阴天，我在广东的万里碧道上骑行过多次。这万里碧道其实是由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不同绿道组成的。我骑行过的绿道有：南沙湾绿道、明珠湾绿道、深圳湾绿道、香洲湾绿道、拱北湾绿道、大鹏湾绿道、松山湖绿道和蕉门河绿道。

每次骑行时我都会瞬间想起我们的东湖绿道，并把这些绿道和东湖绿道比较一番，然后对同行者说：“还是东湖绿道最美，不接受反驳。”

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些绿道不美。这些绿道也很美，比如南沙湾的慧谷堤绿道、深圳的大鹏湾绿道，还有东莞的松山湖绿道，都很美。尤其深圳湾绿道，可以说美不胜收，骑行体验相当好。但跟东湖绿道比起来，我总觉得还是差那么一点（也许不止一点）。可以说，我们在骑行中所期待的美，东湖绿道都有。甚至可以说，它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不同需求，是所有骑行者、跑步者和徒步者的天堂。

退休后的头两年，因为突然多出许多需要打发的时间，我几乎把东湖绿道的每个角落都骑行了不止一遍。最开始是湖山道，从一棵树骑到千梅引；当我爱我的生活时，我要从一棵树骑到千梅引。当我埋怨我的生活时，我也从一棵树骑到千梅引。然后是磨山道、湖中道和湖林道。最后是彩叶道、白马道和郊野道。还有森林道及马鞍山公园里的各条小绿道，我都骑行过。迄今为止，我尚未骑行过的只有听涛道和书香道。听涛道是因为曾经徒步多次，而书香道是因为开放时间不长，我还没来得及去骑行。

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骑行到鹰嘴湖湾和清河桥的情景。从植物园旁的小村道穿过去，经过一片茂密的绿竹林，一大片开阔的湖面突然展现在眼前，就跟看到海一样。所以我在《磨山以东》这首诗里写道：“我能叫它东湖海吗？我就叫它东湖海吧。”那种豁然开朗、心旷神怡的感觉真是太治愈了。然后向左过碧波桥，过湖上栈道，再过磨山东门，就到了清河桥。站在桥上向西看，是磨山以及与磨山隔湖相望的落雁岛。向东看，是森林公园的太渔山和吹笛山。不管向西看还是向东看，湖水永远浩荡，山峦永远沉静。湖山对望，仿佛湖不再是湖，山也不再是山，而是万物相爱的一个大禾场。有一次站在桥上我甚至妄想：“我若有足够的信心，是不是就可以徒步东湖海，从鹰嘴湾直达彩云栖居的太渔山呢？”

第一次在森林公园骑行的时候是初夏，绿道两边的山坡上开满大片大片的小飞蓬。后来写《东湖初夏》时想起这个场景，就写下了这句：“小飞蓬再度举起她们的花，像举着一场雪。”

东湖绿道的美当然远不止于此。跟广东的万里碧道比起来，我觉得它起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赞美。

首先是沿途有山有水。除了知名的山，如珞珈山、磨山，还有默默无闻的山，如风箏山、斧头山。有大湖泊也有小池塘。沿着郊野道骑行，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小池塘，每个小池塘都标上了编号。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骑行。每次从团山路出发，过磨山，再经湖滨湿地，骑到T16号池塘就回转。池塘边默默伫立着一棵高大的老梧桐树，初夏时它一树葱翠，暮秋时它一身金黄。每次骑到那里，我都要停下来，举起手机，拍几张它的照片，仿佛在以我（一个人）的孤独，回应它（一棵树）的孤独。

有日出有日落，有朝霞有晚霞。除了书香道上著名的凌波门日出，磨山道上的鹰嘴湾日出和清河桥日出，也是非常壮观和壮美的。

有春花有秋叶。在春天，沿途盛开的樱花和桃花，有如彩云飘落。在夏天，湖边的浅水及沿途的池塘里，开满各种品种和颜色的荷花。而秋天则是满目彩叶：水杉、池杉、落羽杉，乌桕、梧桐、无患子，都黄了，或是红了。所以我在一首诗里问：“东湖的暮秋像一片黄叶。叶子这么美，你还要去看花吗？”

东湖绿道最美，不接受反驳

□别鸣

获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长江文艺散文奖、屈原文田野《在爱中学会爱》《在爱中行走》等。《路》《自然的洗濯》《两个人的热爱》《一个人的华姿：湖北作家主要著作有《花满朝圣